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ASPJ

将帅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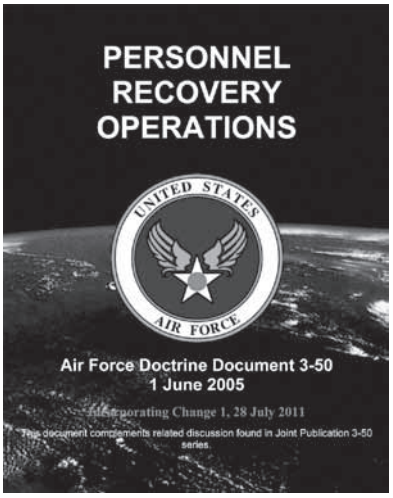
树立人员救援为空军核心职能的意识，突破上一辈的战斗搜救思维

Air Force Personnel Recovery as a Service Core Function: It's Not "Your Father's Combat Search and Rescue"

肯尼思·E·托多罗夫，美国空军准将（Brig Gen Kenneth E. Todorov, USAF）
格伦·H·赫特，美国空军上校（Col Glenn H. Hecht, USAF）

本文笔者，即我们二人，与空军闻名的搜救部队相识相知，合计起来已有 50 年之久。我们亲自经历并见证了这支部队为营救生命而焕发的无限壮志，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这种壮志始终激励着身怀绝技的空军救援兵奔赴全球，临危不惧抢救生命。这些无私而神奇的空军官兵共同信守着"全力以赴，舍己救人"的搜救座右铭，无私无悔身体力行。与他们相知是一种莫大荣幸。为抢救哪怕只是一条生命，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谱写出无数的英雄赞歌，他们以行动诠译出美国的民族道德信念，在受救者的心中，在作战行动历史上，都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谱写救援传奇的空军英雄，如获荣誉勋章的一等兵威廉·皮森巴杰（William Pitsenbarger）、获空军十字勋章的下士贾森·坎宁安（Jason Cunningham）、还有那些出生入死的无名英雄们，都为营救他人生命而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种牺牲精神和英雄品质是一种宝贵的传承，但为什么除搜救部队之外，鲜少有人理解人员救援（PR）这项能力对美国目前及未来战争的这种巨大价值？答案很简单：国防部各部门的许多人，包括一些空军官兵在内，都不清楚我们"全力以赴"在做什么，也没有充分重视人员救援的复杂性，所以没有意识到，它其实显然有别于"上一辈的战斗搜救。"

PR = 人员救援
CSAR = 战斗搜救



为何正确了解"全力以赴"的含义对于空军 PR 的未来、进一步对空军救援的未来至关重要？首先，领导人若想高效运用这种高需求军事能力，就必须重视这种能力并与其它联合能力结合使用。这就意味着：空军应选择战场部队中的最精锐手段，配以 PR 技能，以备营救之需。空军还应对即将开赴战场的部队进行训练，一旦需要他们开展搜救，他们就能抓住机会取得成功。空军并应大力支持 PR 能力建设，例如开发一体化指挥控制系统、发展先进搜救平台、制定各军

种通用的战术 / 战技 / 战规，等等。再者，空军领导人和作战部队在充分领会 PR 的重要性之后，就更可能在最高层面呼吁和解决我们的需要，在战略和战役规划早期阶段就征求我们的专业意见，一旦有战友失散就能有效地协调快速搜救。

如何促使整个空军和国防部其他部门充分认识 PR 的作用呢？首先是把 PR 纳入军种核心职能体系，并建立一个核心职能大纲计划。如果这个体系把 PR 这种关键职能排除在外，救援能力就会下降，而其它职能就会占用更多资源。进一步，如果一直习惯性地对 PR 缺乏关注，各军种、联合及联盟伙伴就难以理解这种特殊能力，不能充分领会它在全频谱军事行动中的全部价值，就会对我们的资源需求倡导不力而达不到作战指挥官设定的要求。有鉴于此，在 2009 年，空军部长唐利和空军参谋长施瓦茨将军把 PR 纳入了空军核心职能清单。[1] 接着，前国防部长盖茨同意了他们的决定，批准了国防部指令 5100.1：《国防部及主要下属部门的职能》，从而把空军及兄弟军种的核心职能正式列入国家文件。[2] 从此，高级领导人可以向联合部队宣讲 PR 基本概念和做法，把 PR 专业人员与我们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规范化。而且，空军和国防部其他军种可指示各部队把和 PR 相关的内容纳入训练，在全范围军事行动中加强对 PR 的认识和执行，在任何军事行动的各个阶段中最大程度地利用空军这项核心救援职能。

然而，由于 PR——现在已作为一项军种核心职能——将我们“全力以赴”所做的一切浓缩为两个字母，有些人有时难以真正领会和充分理解其广泛的性质。从准备、计划、执行到调整，作战行动的所有阶段的所有基本作战要求都涉及到 PR，它包括在德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华盛顿州费尔柴尔德空军基地、科罗拉多州空军军官学院开展的自救和被俘训练，以及“红旗”和“天使雷声”中的大部队搜救演习项目，还有在弗罗里达州赫尔伯特基地为高级指挥官和其空中作战指挥中心参谋人员举办的 PR 教育及指挥与控制训练。[3] 虽然许多空军官兵，以及联合及联盟伙伴官兵，都接受了一些 PR 方面的训练，并在危急时刻依靠我们的救援能力，但其中多数人并没有把 PR 作为一项军种核心职能来思考和把握，由此导致了对 PR 专用术语、作战概念和做法的误解。最终，这种状况阻碍在作战策划的早期就把攸关生命的 PR 能力整合到作战计划之中。概念上的误解日积月累，限制了 PR 用户对 PR 的了解，不知道 PR 能为他们做什么。有些常见术语，如搜索救援、战斗搜救、伤员后运、伤亡撤运、海上救援等，给用户的印象就是：PR 只救援空勤人员，有些人甚至以为我们既无时间也无准备来救援失散的联合及联盟作战人员甚至民间伙伴。我们必须让军队领导人和用户充分了解 PR 都包括什么，使他们摆脱那些错误地描述我们专业能力和独特救生技能的陈旧说法。

在 PR 之中，搜救失事飞行员的能力始终是空军救援兵的标志性能力。具有这种高端能力，就可保证在全范围作战行动中灵活执行搜救任务。对投身这一事业的英勇官兵而言，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发生在越战丛林以及更早时期的种种传奇充分表明：空军救援兵为救生命敢于赴汤蹈火，这种承诺化为信任，使身陷孤境者坚信“救我者必来。”它也迫使敌人在做决策时有所顾忌。以往是这样，今天仍然如此。但是，救出生命是一种效果，它在全范围军事行动中都可能发生，而不只是在重大作战行动期间。为了

真正理解当今空军救援兵如何行使作为军种核心职能的 PR，如何为作战行动带来全方位的能力，我们必须突破传统思维，不能只以为空军 PR 的存在就是坐以待命，然后驾驶救援直升机深入敌后营救失事飞行员。就是说，PR 不只是简单地取代过去表示战斗搜索与救援的缩写词 CSAR。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空军正式认可救援使命的重要性而把 PR 纳入军种核心职能时，新老空军救援兵感到欣慰。不过，尽管 PR 地位的提升已有两年之久，并非每个空军战士，包括某些救援兵，都懂得其间的重大意义。

在当前，重新审视“军种”（service）、“核心”（core）、“职能”（function）这三个词的意义，可能对空军全体官兵都有意义。标准英文词典把名词“service”定义为“服役或服现役的职业或职能”。显然，身着军装的我们、甚至我们的空军文职人员，都由此纽带联结在一起。“core”作为名词或形容词，其定义是“中心的、经常的也是根本的部分”或者“基本、必不可少、或持久的部分”，它表现我们最根深蒂固的信念，关系到我们身为何人、代表什么，它浓缩了指导我们的方针、观点和信仰，这些元素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们的基因。最后，名词“function”意思是“特定的人或事物应担当的特定功能或作用，或存在的目的。”我们空军官兵就是“特定”担当我们每天从事的职责，尤其是那些指定为军种核心职能的职责。

空军设定了军种核心职能表，目的为了支持其关键使命领域——那些能真正体现空军基因的、能体现天空太空网空战士之存在意义的领域。从广义上讲，我们的军种核心职能意在说明并实现国防和国家军事战略设定的战略目标。[4] 要理解军种核心职能的含义，可以借助一个简单的公式：取胜效果 = 目的 + 使命 + 成功所需的能力（系统与技能）。每项军种核心职能都包含一系列具体元素，其目的是把职能与空军各单位执行的具体使命和任务挂钩。设定军种核心职能不只是认可我们空军认为重要的那些事情，它表明我们对联合作战的特殊贡献和实现作战效能的必要性。任何军种如果企图独立作战而不愿与其他军种合作，结果只会削弱作战效能，并可能加大代价昂贵的能力冗余和能力缺口。我们最不该做的，就是走回老路，任由各军种发展过度冗余能力，否定联合作战的必要性。各军种必须做好人员、系统、基础设施的合理搭配，以支撑其核心能力与职能的实施。[5]

即使具备了这种理解，也不能就此以为人人都认识到 PR 被列为空军核心职能的更高层意义。搜救部队内外许多人对“PR 使命、PR 部队、CSAR”这类术语都已习以为常，经常漫不经心地脱口而出，但实际上我们应该称自己为“PR 军种核心职能”。若不这样改过来的话，就难以引导空军其他成员（例如战斗机、轰炸机、特种作战部队、情监侦等部队）把 PR 视为一种核心职能，把救援视为一种使命。这种状况会进一步负面影响到在准备、计划、执行和调整阶段中其他各种核心职能如何注意彼此配合和相互支持的问题。

虽然空军和其他军种成员都普遍认可空军的大多数核心职能（如全球精确打击、空中优势、核威慑行动、指挥与控制、全球一体情监侦，等等）的功能性概念，然而 PR 还不在他们的普遍认可之中。但作为空军战士，我们每个人最起码应该对空军的所有核心职能——现在包括 PR 在内——有基本认识。这一要求符合我们军种的神圣责任，即在准备—计划—执行—调整的连续过程中做

好组织、训练、武装我空军官兵的工作。这样做将与我们国家领导人和作战指挥官制定的 PR 政策和要求保持一致。

上文中我们曾提及有助于理解军种核心职能的一个公式（取胜效果 = 目的 + 使命 + 成功需要的能力 [系统和技能]）。我们现在就用它来测试一下 PR。首先，就取胜效果而言，PR 保护人力资本，不让对手捕获我方人员从而阻止他们利用人质构建战役和战略优势。第二，建设 PR 能力的目的是营救生命，是支持那些陷入危险的我方人员努力脱险、逃避捕获、拒绝合作，并寻机逃脱。第三，PR 执行搜救使命，包括找到遇险人员、把他们救出困境、护送到安全地点、及给予必要的医护。第四，其能力包括所需系统和技能，以能迅速并成功执行“营救链”中的五项关键任务：报告、定位、支援、营救、护送那些身陷险境努力求生、避俘、拒绝合作和寻机逃脱的伙伴归队。

目前被分配和指定来投送 PR 效果、执行救援任务的具体武器系统包括：HH-60G 直升机、HC-130N/P 多功能飞机、以及几个“守护天使”中队（Guardian Angel squadrons，包括战斗救援军官、空降救援兵、求生 / 避俘 / 拒绝合作 / 逃脱技能专家）。这些系统本身不能独立完成营救链中的系列任务，通常需要其它核心职能提供专门系统执行其他各种相关任务，包括空对空作战（属空优核心职能）、阻断和近距离空中支援（属全球精确打击核心职能）、情监侦任务（属全球一体化情监侦核心职能）、医护支援（属机动作战保障核心职能）、天 / 太 / 网空指挥与控制（属指挥与控制核心职能），以及其它特殊能力（属特种作战核心职能）。与这些系统相辅相成的搜救部队、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和营救对象构成既独立又相关的三方，各自必须发挥平时演练积累的智慧和技能。把演练技能用于实战是救援成功的关键。在营救过程中，救援官兵需要运用这些技能驾驶飞机、操纵直升机绞车、投放救生筏、呼叫压制火力、伞降 / 缆降、空中加油、维修飞机、运用武器、收集与分发情报、传送信息、求生、避俘、拒绝合作、逃脱，等等。这一切正是对 PR 座右铭“全力以赴”的精确描述。显然，仅仅把 PR 描述为一项使命或甚至只是派一架直升机潜入敌后营救一名失事飞行员，未免太过狭窄。

就此而言，每一名空军战士都在更广大的 PR 军种核心职能之内发挥一份作用。更具体地说，投身战场的空军官兵都可能陷入孤境而需做好准备。空军最近的态势报告表明“美国面临多元而复杂的安全挑战，要求我们具备一系列机动和灵活作战能力”，形成取胜所必须的各种效应。[6] 空军正全力以赴，而 PR 的贡献至关重要。当前，美国继续在全世界面临各种挑战，空军站在联合作战的最前线，在各种险恶环境中提供天 / 太 / 网空战斗力。空军各兵种官兵都比以前更可能遇险而失散于危境之中，成为 PR 军种核心职能的“用户”，所以他们必须知道人员救援的能力和效果。另外，正如态势报告所言：“我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军队和民间人员来支援 [海外应急行动]，故而大幅度增加了对空军搜救部队的需求，超出了传统的战斗搜救范围。”[7] 因此空军包括指挥官在内的所有官兵，都有责任运用自己的独特能力（系统和技能）来支援全范围军事行动中——不只是在作战期间——的各种营救任务。

空军 PR 作为空军的一项核心职能已经过事实验证，这个事实就是：在当前的战斗中，受过真正营救技能训练的空军战士能灵活应变，能发挥创造性来支援每一场应急行动，

包括发生在本土的应急行动。空军的 PR，体现为以全面整合和系统化的方式协调运用各种互相依存的能力，来帮助失散的同伴求生或避俘，这种 PR 能力一直广泛用于阿富汗、伊拉克和非洲之角的各种行动，也随时响应国家召唤，在本土或世界各地开展陆地或海上搜救、人道援助和救灾、大规模伤亡后送等行动。令人惊异的是，尽管我们取得这些成功，有些人，特别是联合部队和更高层领导中的一些人，继续把空军 PR 仅仅视为派直升机潜入敌后营救失事飞行员。而事实上，PR 军种核心职能囊括空军开展各种行动所需的每一个过程、系统、平台和结构，包括提前练兵备战、制定搜救计划、执行营救链中的各种关键任务，以及灵活调整计划和方法，空军 PR 的“观察—定位—决策—行动”环比其他所有兵种都更紧凑。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我们作为整体没有能够准确和连贯地表述 PR 作为军种核心职能的完整范围。我们仍然不能就个人准备、行动计划、联合执行和适应调整等诸方面进行通盘思考和描述。如果谈起执行具体的搜救任务，比如从这里救起一名失散人员、在那里支援一次非战斗人员撤运行动、在某次国家灾害期间领导救援行动、协助某伙伴国建设搜救队伍，等等，我们都能从容解说。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样善于传达 PR 作战概念和核心职能大纲计划所列举的“准备、计划、执行和调整”步骤中的其他所有方面。作为一个军种，只要我们能流利地向所有各方，尤其是评估自身领域领导救援需要的联合部队和跨机构策划人员，表述我们对 PR 的认知和理解，我们就会成功。但是，我们目前能琅琅上口的，不外乎搜救直升机、好天气下飞行的 HC-130，再就是“守护天使”武器系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学会流畅而准确表述空军的 PR 能力，包括如何迅速执行营救链，如何使用各种原本不用于搜救使命的非传统系统和平台来执行搜救任务。随着空军 PR 飞向未来，各级领导必须知道如何最好地引导运用这项关键而必不可少的军种核心职能。PR 就是作战，是我们国家制胜能力的一个关键成分，是为成功营救一个人、从准备、计划、执行到调整全部过程之所有方面的系统集成方法，PR 远远不止是战争电影里的镜头，不止是一架 HC-130 飞机为一架 HH-60 直升机加油，让它加足马力，奇兵天降，在敌人蜂拥而上的千钧一发之际，把一名被击落的飞行员救出虎口。

虽然我空军正式认可了 PR 为本军种的核心职能之一，就此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但要取得真正的成功，还有待所有空军官兵，以及联合部队和跨机构成员，都认识到战争在发展，看到作战指挥官对 PR 的需要在增长并超出狭窄的 CSAR 概念。伴随这种需求而来的另一项需要，是及时更新术语，统一词汇，展现一幅新宏图，使空军摆脱传统思维束缚，重新组织、训练、装备和用兵，使我们的作战将士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强大 PR 支持。如果我们局限自己的思维，PR 对国家的价值就只能到此为止，最终被边缘化。下一次，当你想起空军 PR 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伤员后运和伤亡撤运、不要只想到用直升机和 A-10 战斗机搜救护航，而要意识到：这是一项军种核心职能，其内容远远超过“上一辈的战斗搜救”。♣

注释：

1.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Posture Statement, 2009 [2009 年美国空军态势报告],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19 May 2009), 3,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af/posture2009.pdf.
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5100.01, Func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Its Major Components, [国防部指令 5100.01：国防部及主要下属部门的职能], 21 December 2010, http://www.dtic.mil/whs/directives/corres/pdf/510001p.pdf.
3. “天使雷声”是空中作战司令部举行的 PR 演习，地点在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芒森空军基地，主要演习如何在全范围军事行动中运用救援能力来支持全政府营救失散人员的努力。
4. Department of Defens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国防战略],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008), http://www.defense.gov/pubs/2008nationaldefensestrategy.pdf; 另参看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 2011), http://www.jcs.mil/content/files/2011-02/020811084800_2011_NMS_-_08_FEB_2011.pdf.
5. Lt Gen David A. Deptula and Harold "Buck" Adams, "Joint's True Meaning: Jointness Requires That Separate Services Focus on Core Competencies" [联合作战的真谛：联合性要求各军种重视各自核心能力], Armed Forces Journal, 146, no. 10 (May 2009): 38—39.
6.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Posture Statement, 2011 [2011 年美国空军态势报告],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17 February 2011), 1, http://www.posturestatement.af.mil/shared/media/document/AFD-110301-088.pdf.
7. 同上，第 20 页。

肯尼思・E・托多罗夫，美国空军准将（Brig Gen Kenneth E. Todorov, USAF），Siena 学院文学士，国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海军战争学院理科硕士，空军战争学院战略学硕士，现任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美国北方司令部（USNORTHCOM）作战部副主任，责任涵盖涉及国土防卫的空、陆、海、天和网络作战，以及弹道导弹防御、信息战、核作战指挥控制、情报、监视和侦察行动，以及对民事当局的防务支持。在担任 USNORTHCOM 现职以前，将军指挥过乔治亚州穆迪空军基地的第 23 联队，包括该联队驻穆迪空军基地、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芒森空军基地和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的单位，及遍布美国大陆的全部现役救援资产。他是指挥飞行员，拥有超过 3,800 小时、飞行 HH-60（多种型号）、TH-55、UH-1H、CH-3E、HH-3E、HC-130、MI-8 和 MI-24 等多种机型的经验。将军也曾领导最初的联盟空军过渡团队进驻伊拉克，评估伊拉克空军全部特种作战和旋转翼资产的能力和需求。将军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海军指挥参谋学院和空军战争学院的毕业生。

格伦・H・赫特，美国空军上校（Col Glenn H. Hecht, USAF），匹兹堡大学理学士，菲尼克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空中作战司令部总部分析、经验教训与二十一世纪空军灵巧作战处副处长，此前任空中作战司令部总部战斗搜救作战部主任、华盛顿国防部长办公室人员救援政策主任、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第 53 联队 HH-60G 联合测试部队指挥官，以及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的联合人员救援署常规救援处处长。赫特上校曾参与支援“北方守望”、“南方守望”、“联盟力量”、“持久自由”（阿富汗和菲律宾）及“伊拉克自由”等行动部署，在执行救援任务中累积 190 余战斗飞行小时及 250 战斗支援飞行小时。他是指挥飞行员，拥有超过 3,500 小时、飞行 HH-60G、HH-60A/L、UH-1N、UH-1H 和 TH-55 等多种机型的经验。赫特上校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指挥参谋学院、联合部队参谋学院及空军战争学院的毕业生。